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選舉

兵部議一首

吏部兵部選人議

崔　融 開耀五年

議曰太極生而兩儀見聖人作而萬物覩仰以觀法於天夫君人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故號令能究而臣情得上聞八千年之初不可得而詳矣夫二十四氣之後請推揚而陳之軒轅氏之立議明臺斯所以上官於賢也陶唐氏之清閭衢室斯所以下聽於人也以大舜之德也而有告

善之旌以大禹之功也而有欲諫之鼓然則三皇乘策而下濟五帝繫(一作擊)手而上行唐虞按轡而光宅禹湯驅馳而奄甸雖步驟之道不同而啟沃之情一貫可不務乎今天皇垂衣裳負黼扆獨得千年之景運猶懼一物之未安發德音採輿議憂選司之或爽慮考績之弗明此天皇堯舜之用心也有司伏奉明旨以吏部兵部選人每年萬人已上及其銓量十放六七疲於來往虛費資糧者愚臣敢不悉以陳之夫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舉八才命四子上有以明其化下有以晏其風康哉之歌於是乎出郁乎之德於此自與夏商倍之亦克用乂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自周道無章秦原競逐張官設府班員積於簡書選衆舉才受乖疑一於典憲降及漢魏下逮周隋豈其然歟無聞一作問焉爾皇家再造區夏重張宸極四神驂雨而來遊五聖奔星而下降禮明樂備天平地成八百餘國之君長襲賓廷之冠帶七十二代之帝王仰仙閣之軌躅量其土宇固可頓登亥而逖大

章筭其臣人固已讋容成而驚隸首室多忠信家盡孝慈老夫不知帝力童子羞論覇道文也武也左之右之實蕃有徒不可勝既出門無咎適顯於明時比屋可封何驚於聖俗誠望博謀俊德敷求哲人兩曹妙選三官備設然後收其杞梓搴其蕭稂其有狀犯贓私罪當懲貶案覆已定景迹具存者此等既未合得官遠來徒為勞費伏望許同選例限以歲年諸色入流每年參選資品未著伎藝未工此等自知未合得官情願更加修習

伏望許同選例録以選勞闕疑外諸州道理迢遰河洛之邑天地所中伏望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選人每年長名常至正月半後伏望速加銓簡促以程期夫然有署者不來無德者不至來者就而簡之至者速而遣之因其物情亦何疲於來往順其人欲亦何費於資糧入官考績先憑善最比來乃有不論德行惟據功夫奬勸之道未為折衷者愚臣敢不明目以論之書不云乎三考黜陟唐帝虞帝之遺烈燦焉禮

有之矣百官會計文王武王之彛典存焉京房進課式之言漢王之所未暇盧毓若眞僞之雜魏后竟以施行盡善之文明詔攸在至如不論德行惟據功夫者此由外州郡牧未盡得賢監司長官時有其濫褒貶不遵令式高下隨其愛憎至公外彛曲私內結伏望播告天下申明舊章其有德有行府寮共推者雖有公坐小失重加褒進之無才無識朝廷罕稱者雖有公事微効量加抑退之德行雖不能茂因之以勤勞者亦量加褒進之

然後命繡衣驄馬糾舉内外隨狀推科以情案察刑玆無赦令在必行夫然德行為上功夫次之折衷之方庶幾此道徹臣等才謝知今學慙半古海内無事君子盈朝天下有道庶人何議謹議

貢舉議并序 文粹作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代宗寶應二年六月勑令州縣每年察秀才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耻之行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内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并量行

業授官其明經進士並停子舉會要無此二字道舉亦宜準此所司請令年舉人等或篤會要作舊業旣成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須收奬不可中廢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依舊業舉試者亦聽明會要作經年已後一依新勑時禮部侍郎楊綰奏請勑令公卿已下集議至時為中書舍人議曰禮部奏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勑令議者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謚號二字文粹作夫述行美極於文文粹

有人字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詞以觀行則及詞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不亦明乎閭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化舊唐書楊綰傳文粹並作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

非而務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賊文粹作弑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

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於文粹作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同文粹作向風致使舊唐書賈至傳作所以揚綰傳同正文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

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賈至傳作弊而秦始并焉覩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文粹作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生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京終持名節之行至有外戚竊位强臣擅權弱主臨朝文粹作孤立川文粹作外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川文粹作閭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

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賈至傳作不永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賈至傳作從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板蕩禮樂湮沉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止

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禄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奬勸不其謬歟文粹作哉祇足長浮薄之風啟僥倖之路矣唐書有以字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禄秩選通儒碩生閒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大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之文粹作焉朝而行

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過是也謹議

舉選議

趙匡本一無本字

昔三代建侯與今事異理道損益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因一作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

訛夫才(一有智字)因習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襃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惟無益於用實亦妨其習學(一作正習)不惟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自非識度超然特成孤秀其餘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啓導性靈獎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知(一作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畧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抄畧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

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誦（一作書）勤苦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墻及臨人决事取辦（一作辨）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求（一作收）一人故没齒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雜色之流廣通其路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挨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低（一作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歎待不才者何厚

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啟昏窒明故士子捨學業而趨末役一作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即又及秋事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羇旅往來糜費實甚非唯妨闕正業蓋亦隳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以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其遠方欲

力赴京師而所冀(一作與)無際以此揆度遂至沒身使茲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闕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費(一作貴)又十倍其四(一作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關中煩耗其弊九也為官擇人惟才是待今選司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纔有小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

求賢審官之義亦以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旣浩穰文簿煩一作繁雜因此踰濫其事百端故俗閒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一作折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更以息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其條例如後謹議

雜色之流此上京本通典有而字一作皆通典

省官議　杜佑

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尚文去質吏衆事繁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一作其後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新唐書作署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縣唐書作郡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太元六年省七百餘員晉武帝炎以乙酉歲受魏禪年號泰始十年至乙未歲改元咸寧又至庚子改元太康元年始滅吴而荀勗傳所載議省州半吏在咸寧之後而資治通鑑亦書於咸寧之五年今杜佑通典作晉太元六年且有吴國尚在之語所謂太元乃東晉孝武年號非晉初之武帝佑不

應爾誕雕印時誤指泰始為太元不及咸寧而新唐書作佑傳亦襲其誤爾當考之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理衆庶所以古者計人置吏故周官鄉遂稍縣畿約人定員吏無虛設自漢魏晉隋曁于聖唐皆因戰爭流離征繕艱勞即省吏職存一作在諸方策晉荀勗桓溫俱有此議息人救弊何莫由斯昔皐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皐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

戸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則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一有八字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歴代增益以至於是舊名不廢新職唐書作資日加名繁職重不可徧舉所以後周依古用建六官蓋由於此今畧徵外官別駕本因漢置隨

刺史廵察若今觀察使之有副使也參軍後漢末置參諸府軍一作軍府事若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一作節職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又司田頃景龍三年嘗置無何以煩冗卻停併入司户殊為折衷誠宜斟酌繁省詳考損益欲求致理必也正名神龍中官紀隳紊有司務廣集選人競沒名稱其時無闕注擬於是奏署員外官者二千餘人自爾遂為恒制當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户九百餘萬吏員雖衆經用雖繁

人力有餘稀藏豐溢縱或枉費唐志作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簿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户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地收斂土户與客户共計三百餘萬比天寶中纔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豈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户置五六十官員十羊九牧疲吏煩衆一作人疲吏衆顧兹大弊實思革之議者多云尚有跛庖未庭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有依托且縻爵祿兼

示一作亦隄防此乃常情之說慮非救時之論有才者即令薦用不才者何患奔亡而況各有姻戚顧戀家産後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隗囂未滅魏太和正始中則吴蜀鼎立晉太元六年吴國尚在隋開皇三年陳氏割據皆招羅俊乂志相吞滅此時猶不慮有失賢資敵務以救弊為謀今田悦之徒並是一作性實庸瑣繁刑暴賦惟恤軍戎衣冠士人遇如奴虜豈比公孫述諸葛亮之在巴蜀孫權陳覇先之有江南固無范雎業秦賈季

强狄之慮斯斷可知矣今若以人情因習既久不能更改制度併省内官但且權停省外官别駕司馬一作田及叅軍州縣額内官約人户減縣一作封字尉其被罷者但有德行才器委州府長史搜擇一作擢論薦固亦不遺器能如或渝濫先坐舉主誰敢罔冒以陷刑章其有不被舉論但全舊名任叅常調自當修進更俟甄收暫罷歳時何負此輩如柱國後魏末置並是當時宿德勲㦸業崇皆主重兵寵貴第一周隋以後除授至多曁乎國家迴

作勲級唯得三十頃地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及光禄大夫亦是官名還為人多迴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變通不必因循重難改作待戎車息駕百姓稍寧一作康寧欲增庶官則復舊制謹議

此篇當以通典為正其注一作乃英華本誤

尚書省官議

議曰昔堯試舜於大麓領録天下事似其任也周之司會又其職焉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

之尚書尚猶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中閒遂罷其官以為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官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内外而已其任猶輕至後漢則為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内外所折衷遠近所禀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

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令及左丞摠領紀綱無所不統僕射及右丞分掌廪假錢穀漢初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及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是始見曹名摠謂之尚書臺亦謂之中臺大事八座連名而有不合得建異議二漢皆屬少府魏置中書省有監令遂掌機衡之任而尚書之權漸減矣晉以後所掌畧同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觧交本漢制也至於晉宋唯

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也宋曰尚書寺居建禮門内
亦曰尚書省亦謂之内臺每八座以下入寺門生隨入
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遣
出百日乏代人聽還本職其令及二僕射出行分道之
制與中丞同令僕各給威儀十八人自晉以後八座及
郎中多有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歷兹
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文案貟尚虚閑空有趨
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

矣又詔尚書中有疑事先於朝堂參議然後啓聞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唯朱异卒特贈右僕射武帝寵之故也自魏晉重中書之官居喉舌之任則尚書之職稍以疎遠至梁陳舉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受事而已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置令大夫主之四年又復尚書三十六曹天賜元年復罷尚書三十六曹别置武

歸脩勤二職分主省務至神麚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及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北齊尚書省亦有錄令僕射摠理六尚書謂之都省亦謂之北省後濟北王以太子監國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後周無尚書隋及大唐皆有其制畧同凡尚書省事無不摠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為中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文昌臺埀拱元年又改為都臺通天初復舊長安三年又改為中臺神龍初復為尚書省都堂居中左

右分司都堂之東有吏部户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天下之事盡矣謹議

此英華有其目而脱其文今以通典增入

僕射議

按僕射秦官其名則微其職甚細東漢以後雖委任漸重職司會府而非百僚師長之職也又按丞相亦秦官秦氏每羣臣上表皆云丞相臣其為首漢之宗臣蕭何

為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戮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内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廢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為首大司馬大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嘗置左右丞相亦嘗改為相國亦為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為三公於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亦以三公為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其後或為丞相或為相國或為大丞相雖互為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

倫王敦王導劉義宣齊高帝梁武帝爾朱榮陳武帝侯景齊獻武隋文帝皆為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為贈官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寮之長今尚書令統領衆務提舉一作舉持綱目僕射貳之誠為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寮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遠協伊尹仲虺為左右相周公召公相成王為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僕射則

録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按前代録尚書霍光張安世王鳳趙憙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彦回齊明帝之徒或是三師一作丞相或是三公或是大將軍大司馬兼之皆秉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己實宰輔也其時别自有令僕令僕射雖嘗改為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極上有三師三公尚書令豈比前代丞相受任也其襲舊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按前代使持節得戮二千石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

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公置府辟吏今並
豈有其實乎此例甚衆不能遍舉安有僕射因改丞相之
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為百寮之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
若一有不字隔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隔品寮屬其可絕禮
乎斯不然矣謹議　一作皆通典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　愈貞元十一年

議曰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
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

其人力足文粹集本無足字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賛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資茂異曠日經久以道以業蜀本作以所業進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

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學矣然則奉宗廟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賛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葢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

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此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數（一作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茍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然則不可為已又況不如於其舊

哉考之於故（一作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蓋亦不得其理矣謹議

舉縣宰（集作令）議　元稹

右吏部以停年課資之格取宰邑字人之官公幹強白者拘於考淺疾廢耄瞶者得在選中倒置（集作署）是非無甚於此朝廷將欲漸去其弊所以特設舉薦之科明詔既行起請尋下有司再議獲草何以取信於人據吏部

云增加新户開耕集作墾荒田已是課考舊條獄絶繫囚究人申雪亦是政途常事舉察吏不法恐生告訐之風有利益公家又未指陳其目選授者例無異績尚得四考守常舉薦者從集作縱未殊尤豈可二年並集作便罷今請但行連坐舉主之文不必更依吏部分析集作外條件又云見任官及處士散試官等並請停集且起家散試固有才能見任之集作他官何妨撫事集作字若能集作皆限其資歷即與常選何殊今請除見任縣令外其餘並令

（集作請）赴集又云檢勘榜樣剥放程式及試書判並請准
平選人例處分若此則案牘之吏得肆奸欺書判雖工
何關政術有司咸選赴集豈是特舉與官今請應舉薦
人量納文狀便令注擬亦不在剥放及試書判之限又
云並請注破碎之縣責其効實本舉良能既（集本作冀）蒙優
奬皆居破碎之處恐同貶降之條以前數件並恐不可
施行伏請但依起請節文處分仍請據今年縣令員闕
先盡舉薦人數留闕有餘然後許注擬平選人等冀將

允當謹議

吏部議　　蔣防

議曰吏部擇才用之地職在辨九流之清濁擇四科之邪正推忠良而進英傑舉廉直而黜不職夫天生萬民樹之以元后元后不能以獨任故委之以羣吏羣吏不能以自達故繫之以選部選部者風化之本源人倫之砥礪也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哲與惠其選部之志歟所謂羣吏者君之耳目君以衆耳聽天下之

哀樂則無遠不聞矣君以衆目視天下之得失則無遠不見矣若以耳不為君之聰目不為君之明非羣吏之過抑亦選部之過其故何也背輪轅之用雜賢愚之跡以至於此也夫聖人求賢良而授之政事非徒貴賢良之德義蓋重元元之性命也今之有司罕通其意每歲調天下之士但考其書判據其資為之品第授之禄秩先訪私家利便次論俸錢之厚薄多士盈庭而自售若衆賈之徒（疑）市馬豈銓綜人物品藻英髦之所在也是

以天下百姓未臻於和樂者職此之由矣夫以一鏡之明而照天下之形者固難盡其妍媸以一衡之平而稱天下之輕重者固難定其毫釐矣今每歲選人請委州府長史先研其跡行次考其渝濫曾理務者以恪勤廉慎為一科處丘園者以孝悌貞良為一科著此二科然後申送主司按其詞而閱其材材與行必良則試之以理要可觀則從而禄之其郡府長史當校其殊考若材行相反朋黨相資則從而黜之其郡府長史亦書以下

考擇材如此則天下之共公於選吏吏部郎亦不敢私於天下矣俾夫人顧行行顧材材顧禄禄無虛授人無苟得廉耻之化行貪競之風息矣恭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猶是非可辨賢愚可驗況用天下之目乎況用天下之手乎率是道而寮寀不得其人風俗不致和平者未之有也謹議

兵部議

議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來尚矣仲尼有云不教民

戰是謂棄之蓋用仁義為之本籌畧為之次果敢為之末故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所謂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蓋有自矣今之有司不曽端其本而徒襲其末取天下之士以懸的布埒為之標凖揞矢之中否跨馬之遲速以貌第其人升降其秩豈暇全武之七德射之五善者歟及國家有邉境之虞則被之以甲冑授之以

弓矢駈以就役當數倍之師不能屠名城克强敵者何也在司武之不經擇士之無本矣孫吳者兵家之首足不可以廢也今孫吳之術卷而不張徒以干戈為擇士之器何異夫無首而冠肘足而履哉今請天下應兵部舉選者各習兵書一藝然後試以弓矢復其武弁所謂智勇兼資材畧並運仁義之師復行於湯武之代豈惟式遏寇虐震慑戎虜者哉謹議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五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冠冕
冕服議二首　衣冠乘馬議一首
太子服絳紗袍議一首
經籍
孝經老子注易傳議二首
冠冕

冕服議顯慶元年九月十九日　長孫無忌

議曰準舊唐志通典會要有武德初撰四字衣服令乘輿唐志作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無旒臣無忌志寧敬宗等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雖憑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南至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此二禮俱說周郊與衮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若啓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季通典作秋會要作孟夏迎氣龍見而雩炎

熾方隆通典作盛如何可服謹尋歷代唯服衮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按周遷輿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詔唐志作制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衮又王智深宋紀曰明帝詔唐志作制云朕以大冕純玉藻玄衣黄裳郊祀天地後魏周齊迄于隋氏勘其禮令祭服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與禮經事無乖殊諸本作外令請憲章故實郊祭天地皆服衮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準諸本作檢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通典會要並作黼唐志作

絺冕四旒衣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即（唐志作則）三公亞獻皆服袞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殊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小祠（唐志作祀）則玄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袞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會要作服）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

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為節義在法天豈有四旒三章翻為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别如其降王一等則又王著（會要作服）玄冕之時羣臣並著（諸本作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施用亦猶祭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設哲蔟之官去鼃罝蟈氏之職雖曰古禮（唐志作難施周代）事不可（唐志作通）行是故漢魏以來（通典會要作降）下迄隋代相承舊事皆服（唐志作唯用）衮冕今新

禮親祭日月乃服五品之衣（諸本作服）臨事施行實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袞冕謹議

公卿以下冕服議　楊　炯（儀鳳二年）

議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黄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

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也今蘇知機表奏請立節文改章服奉付禮官學士詳定是非者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舊唐志文粹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者象聖王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文粹作物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

應時唐志作機布教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唐志作武諱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治烹餁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文粹作時以生象聖王爲物之所賴也黼者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神明也唐志文粹並無尊神明也四字於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

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者衮者卷也龍德神異應時會要潛見表聖王深沉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文粹作變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唐志作武蜼者山林所生也明其象也又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黼唐志黻之相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故治唐志文粹並無此字

諱作化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唐志會要作此之自出矣天下之文粹有服字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武山火文粹作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元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為盛唐志作感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會要作所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與諸本作輿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

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施（會要文粹作陳）於法服也雲也者從龍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祥刑（文粹作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功也又稱藻為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被（二本作披）紅葩之狎獵請為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

藻者飾也蓋以蓮飾水非謂藻爲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則文粹作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唯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𪋤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國家以斷鼇鍊石之功今上以緯地經天之德漢稱文景周曰成康講八

代之樂蒐三王之禮文物既行矣尊卑又明矣天下已和平矣萬國已咸寧矣誠請順考古道率由舊章弗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唐書作乃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謹議

衣冠乘馬議文粹作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景龍二年

議曰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上文粹作下皆乘車而以馬為

騑服魏晉已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觧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舊唐志作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唐志作矣）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唐志作幸）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

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止（文粹作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草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韈而升鐙跣以乘鞍非惟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文粹作準）且長裾廣袖翼如襜如鳴珮紆組鏘鏘弈弈馳驟

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旆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唐志作云）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覩民（唐志作代）間（唐志作今當）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

宫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唐志作武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政宜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珮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唐志作資於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抑唐志文粹作摧揚今屬殿下親從齒冑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謹議

太子服絳紗袍議（并序）　　蕭嵩

開元二十六年肅宗升為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袍（會要作衮下同）之文太子以為與皇帝所服（舊唐志通典會要作撰）同因上表辭不敢當請有（會要有司字）以易之玄宗令百官詳議嵩與裴耀卿等奏議之

議曰臣等謹按衣服令云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綏犀簪一（諸本並無一字）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皁領褾襈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

蔽膝草帶劍珮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袍則是冠衣之内一物之數與裙襦劒珮等無別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為首飾名制有殊并珠旒及衣（諸本並無此字）裳采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未（會要通典作不）敢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袍為稱但稱為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謹議（勑改為朱明服）

經籍

孝經老子注易傳議　劉子玄

議曰謹按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爰在近古皆云鄭注（一無此字）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茂祖（二字一作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自齊梁已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學官著在律

令盖由膚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據鄭君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為袁譚（一作潭非）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注所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鄭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録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駮許慎

異義發墨守鍼膏肓及答甄子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録其語謂之鄭記唯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諸所注箋駮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攺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為演孔圖云康成注禮

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一作別有評論宋均於詩緯一作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也師所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玄之所注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叙孝經云玄又為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余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為春秋孝經畧說則非注也謂所言玄又為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序春秋亦云玄又為

之注也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為鄭玄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為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訂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論辨時事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

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爲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代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踈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其詳正無俟商搉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士一作生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邵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一作置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

又按

篇卻以為此書經文盡正（一作在）傳義（一作正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旨發問校其短長憑詔行孔廢鄭於義為允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庵於河曲仍以為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虛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有三家河上所釋無聞焉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也其言鄙陋其理乖訛雖欲纔別朱紫粗

分敍麥亦皆唯其過謬而況有識者乎豈如王弼英才
雋識探賾索隱考其所注義者為優必黜河上公并王
輔嗣在於學者實得其宜又按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二
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録始有子夏易六卷
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寛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十
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隳剌者矣夫以東
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
而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沉翳不行豈非後來

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為疑臣竊以鄭氏孝經河上公老子二書訛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伏見前月十日前一作去勑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開奏臣尋草議請行王孔二書牒禮部訖如將為允請即頒行

謹議一作皆唐會要

同前　　司馬貞

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之本至劉向以此

本紊校古文省除繁一作煩惑定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玄所注而鄭志及目録等不載其一無此字故往賢共疑焉唯荀昶范曄以為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以鄭為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為優且其注縱非鄭氏所作而義旨敷暢將為得所其數處小有非穩寔是亦未一作非爽經傳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

孔氏輒穿鑿改更又為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之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兄妻子臣妾（一作嚴親兄妻子臣）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即為章首不合言故是古文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一無此字）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一作久）不真抑亦傳習淺偽至（一作又）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其畧

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一作徒足必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傍出諸子而引之為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之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準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又注老子道德經者實謂玄言注家多𦊅窮厥旨河上公盖憑虛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為宗以無為為體其詞近其理弘小足以

修身潔誠大足以寧人安國且河上公雖曰注書即文立教皆體指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嗣雅善玄談頗探一作深道要窮神用乎一作於橐籥守靜默於玄牝其理暢其旨微在於玄學頗是所長至若近人立教一作微修身弘道則河上為得今請望王河二注令學者俱行

又案劉向七畧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所存者多失真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寛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

時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畧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其質粗畧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謹議 一作皆唐會要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七至七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喪服

朝臣被推劾朞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内議

魏徵

議曰竊以刑辟之設世輕世重防奸慮禍異代同歸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乃哲王盛德稱之自遠爰逮近古漸為深防刑人不在君側雖著禮經子孫緣於父祖猶無定式故張湯伏辜安世為漢朝名相嵇康就戮延祖為晉室忠臣是知君有刑臣之道下無讐天之義至於子孫方之昆弟

愛敬不同非無等級考之刑憲叅詳古今科條既殊節文又異量輕重以原情因親疎以定制疎而不陋簡而易從示無私之心坦至公之路論德則可大為法則可久理不失不害意因循弗革切為未允至若被推劾者朞以上親不許入内此由罪狀初發君怒未息父子兄弟義不自安上展睿聖之心下申恐懼之意且不聽入未為失理依舊不改亦非乖謬謹議

嫂叔舅服議

顔師古

議曰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慎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承疑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寔為舛駮特降絲綸俾革遺謬歷代之所不寤儒者於是未詳超然玄覽獨照深致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況乎昆弟一作季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貲一作資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絕於五服當其喪沒闔門縞素已獨晏然玄黃莫一作不改靜言至

理殊非弘通無益關防實開偷薄相為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宣尼之胄為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既小功舅乃緦服曲生異議茲亦未安秦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崇重寧非密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請為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為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疏中節名數有倫帷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至如舅姑為婦其服太輕

冢婦止於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事義特隆一作崇饋奠之重一作勤誠愛兼極畧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並一作普服大功已子之妻靴其減降又是厚薄乖束義理相刑一作形以類而言未為允協令請冢婦朞一作周服衆婦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笲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一作則周合齊平更無室礙矣謹議一作皆唐會要

同前　　魏徵

議曰臣竊聞之四字文粹作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由乎親親以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隆殺二十六字舊唐志會要文粹並作夫親族有九服紀有六隨恩以厚薄稱情以立文紀唐志作紀會要作術然原夫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權之於母輕重相懸唐志文粹作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唐志文粹作族姨乃外戚他族唐志文粹作姓求之母族考之經典舅之經典舅實為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

渭陽之詩令甥[諸本作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徇[諸本作循]名喪[唐志作責]實逐末棄本此[唐志文粹作蓋]古人之情有所未悟[唐志文粹作或有未達]令之[唐志文粹作所宜]損益實[二字諸本作實]在玆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者則為之朞未嘗同居則不為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會要有之親二字]則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因[諸本作故]知制服雖繫於名蓋亦緣恩之厚

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恩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顔弘都則志竭誠感（唐志作竭誠致感　文粹作端肅致感）馬援則其見也

唐志作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唐志作尚之旨豈非先覺者乎唐志文粹作歟但于其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唐志文粹作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御宇光華再旦唐志文粹作欽明在宸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飾唐志文粹作慎終凝神遠唐志文粹作遐想以為尊卑之叙已備二字唐志文粹作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當唐志作隆文粹作周爰命秩宗詳議損益唐志文粹作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

採摭羣經討論傳記或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二十二字唐志作或引纂實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仍有俾字）變薄俗於既往埀篤義於將來信列聖所未聞（唐志文粹作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終古（文粹作超百王）而獨得者也其損益之事備陳如左（九字文粹唐志並作諸儒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二字文粹作朞）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

夫凡亦小功五月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謹議

父在為母及舅姨嫂叔服議　元行中

議曰夫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葢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明貴賤辨尊卑遠嫌疑分情禮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則有申有壓舊唐志會要作厭下同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會要作狀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而妻喪杖周二本作朞情理俱殺者葢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為嫡子三年

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壓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二本有可以二字異於飛走別於華夷羲農堯舜莫之異二本作易也文武周孔所同遵也唐志作同所遵也今若捨尊壓之重虧嚴父之義畧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又即母之女黨加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

聖亦謂難從謹詳三者之疑並請依古為當謹議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識一作誠其儔蓋寡祐甫昔年嘗為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歴七年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諗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

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也盍示今議之利病猗歟公理年四十班於赤墀之下六字一作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為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濶視光車美服為貴為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謏狹不畧我梟憊念嗑膚之戚汝門吏之舊周爰諮諆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卷之多可以鎮方城況其淼瀰旣廣嶄崒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子哉因覽斯議忽

憶永泰中於移鄂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
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郴州炅之麗歙州濬
或以疾而沒或遇戕於盗韋氏出涕沱若有一作而言曰
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歛匕箸離筵席因歸於所
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戚容而
已又閻巖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
叅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為宴宴前行人至知團
練副使考功郎中宇捐館于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

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為内外昆弟適受朝命為尚書倅僕感杜黄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嗤鄙之詞充圾於聽謂我樵夫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顰一作頻一作蹙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枘施圓鑿自取辱焉諄諄如不能已僕懦夫也因是而自悔乃此文粹作及其宴也大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賔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膳夫歘來酌曰曠飲斯必當

見輿曳之無筭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它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義當矣又何以規議旣成客謂祐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甞知其風味公直簡諒魏則先之飾情强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剥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盍辯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强仁誠如來議禮

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籍甚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矣乃左氏傳所載樂祈左傳作祁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拾樂憂之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為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

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文粹無此字）韋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為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及近而非中也僕射（疑）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為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故君子（一作以敬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及

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文粹作慎)重公正之(一無之字)世論議之興刑罪(一作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川文粹有之字)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後受舉為叅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

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一作皆唐文粹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

差以此知非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

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者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文粹無是字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

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百（二本無百字）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文粹作山）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

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一作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殯（文粹無此字）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

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子游麻衰議　　　　高郢

衛司寇惠子之喪也其子虎見廢不得為嗣子游為之麻衰以譏之將軍文子既悟而虎得復位載在禮典先儒是非之說禮闕　戲人書曰德盛不狎侮使彌牟能知禮也是君子也當書直以救失為不知禮耶是小人也當務疑其闕能提耳喻之何狎侮之為乎觀文

予未正虎位非不知也重違惠予之志將候告者而行之偃柰何以廣自許以狎待人重其語言輕其重服乘人之失伐已之明又非美之位不可謂無辱且多識前言闕　其失而回適若此設使立人之朝執人之政至於講大禮臨大節獻可替否任賢去邪言可得聞乎無以乃裂冠毀冕行恠而已矣遠觀望之未見其可直人不以其直也不敢以道徇物而忘其身赴井救人傷教害義殆非所謂習禮者矣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七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刑法

嗣濮王犯贓請免死議　裴子餘

議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故聖人但訊於羣臣仰揆爰書俯窺刑鼎應議之科有八議親之意特深犯死之條有二犯贓之刑非重屬骨肉之禮則德盛而教尊崇錐刀之禁則化衰而情莫疑謹按國子司南之嗣爵重阜陵當膠東之榮位齊列無開樂善有墜昭害疑但以刑故宥過議人不捨武帝忍受於漢親抵罪可矜高祖約法於秦暴則知原情輕重與事淺深哀死者之銜宽不以親而廢法憫生靈之無識不以法而陷人

盜為因官犯罪專殺以盜之此正盜而為輕因殺而非重進雖傷於貪穢退非負於幽寃豈惟乾坤感氣雨露所偏然而睠彼親親須明惻隱謹議

將軍王去柴殺人議并序　　崔器

右件官打殺本部富平縣令杜徽恩旨以其能放抛石免死奪官自身配陝郡効力中書舍人賈至等未即行下奏請奉進勅旨議者

臣等伏以法者天地之大典帝王守之猶不敢專也若

王去榮者乃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開元已前無者尊朝廷也當今疑為天下主愛無親疎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又八議名例都無此名十惡科條乃居其一殺本部縣令而陛下寛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養由基射穿七札楚王以為辱國林慮公主男犯法漢君不為減罪賤技則去榮何有受法則林慮可徵晉文棄原取信以信大於原也今陜雖要郡不急

於法則海内無處不尅疑況陜郡乎無法也賈至等皆朝之忠良見尅在近此句疑謹議

復讐議并序　陳子昂

臣伏見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刄父讐束身歸罪議曰

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夫枕干讐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訓人亂綱不可以明法故聖人修禮理内飭法防外使夫守

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能暴亂不
作廉耻以（川文粹作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竊見同州
下邽人徐元慶先時父為縣令趙師韞所殺元慶潛為
（集作鬻身）傭保為其父報讎手刃師韞束身歸罪雖古烈者
（新唐書作士）亦何以多（新唐書作加）誠足以激清名教旁感忍辱
義士之靡者也然按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之畫一
（集作畫一之）法也法之不二（新唐書作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又按禮
經父讎不同天亦國家勸人之教者也教之不苟元慶

不宜誅臣聞昔者刑之所生本以遏亂仁之所利葢以崇德今元慶報父之讎意非亂也行子之道義能仁也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元慶之可宥顯於此矣然邪由正生理必亂作昔禮防至密其弊不勝先王所以明刑本實由此今倘義元慶之節廢國之刑將為後圖政必多難則元慶之罪不可廢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聖人作始必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義

其政不行且夫以私意而害公法仁者不為以公法而徇私義王道不設元慶之所以仁高振古義伏當時（新唐書作義動天下）以其能忘生而徇（集作及）於德也今若釋元慶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而虧其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無生之節也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新唐書作典）寘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編之於令永為國典

同前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文粹作君先下同者父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得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新唐書作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於後代

趨義者不知所嚮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向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文粹作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

謝之而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死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以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

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以其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文粹有法字文粹有如字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

議必違理夫違理二理字浙本文粹並作禮

同前　韓愈

元和六年九月七日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四字舊唐志作殺仇人秦果自投於縣請罪勅云復仇舊唐志作報仇殺人自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舊唐志作阻其天性志在狥節本無求生舊唐志有之心二字寧失不經特從減死舊唐志有之法二字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由是有此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

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

伏以子復父（文粹無父字）仇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舊唐書有於字）周官又見（舊唐志有於字）諸子（文粹作信）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

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没其文於律者其意將_{文粹作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_{新唐書作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_{新唐書有者字}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_{集本新唐書作執}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仇必先言於官則無

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文粹作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仇者事發具其事因下（二字文粹作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

之則經律文粹新唐書無律字無失其旨矣謹議

斷屠議

崔融

議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鸞刀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厨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輯睦萬會要作百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若通典作者禁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便通典作將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如江南諸

州乃以魚為命河西諸國以肉為齋一朝禁止百姓勞弊富者未草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加有（會要作又）貧賤之流封割為事家業倘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摠絶但益恐嚇惟長奸欺外有斷屠之名内誠皷刀者衆勢利依倚請託紛紛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人之小心（通典作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會今非國（諸本有家字）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草方為盡善伏惟聖主採擇

謹議

功臣恕死議　　呂温

昔衛蒯聵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近代惑者為因口號（一作因為口實）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一作持）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

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壟畝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怙寵崛强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為之防而反丹書鐵劵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為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涣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倉忽反一旦失馭有黥韓之罪神

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凶險隳突憲綱或姦鋒將發釁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涓之勞集作勁螢燭之助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驁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為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集作知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啓奸適所謂賞之一有以字禍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宥以罪死是疑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

也若乃猾如狗盜庸如㸃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慕生㢘耻自固名節非所以道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為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禄拘（集作護）之以紀律名之以好惡聳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勲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偲斯勤斯是亦極矣柰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刑議

楊夔

議曰刑可以立乎堯舜不能去不亦深乎曰貳於法而行之茍違之者是不由砥終而紊之則孰若嚴刑而使知畏姑以一字言之立其墻垣崇其閈閎猶有穴而入者而況於不設乎漢輕其法穽民於禍矣之而不是子更此句疑嗚呼致金於路坐拾者以盜不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八